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目錄

儒行十三

姚瑚

李棟

吳瑗

勞史

汪鑒

張鵬翼

干特

徐世沐

謝廷賓

詹明章

王之鈇

秦松岱

鄧裴

彭友鳳

孫偉男

李光坡

從子鍾倫

王之幾

秦欽

王之幾

王之幾

秦欽

王之幾

王之幾

秦欽

王之幾

王之幾

秦欽

王之幾

王之幾

秦欽

王之幾

王之幾

秦欽

王之幾

國朝名臣類傳卷之四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三

姚瑚

先生諱瑚姓姚氏自號蟄庵世爲吳江人曾祖文學景峰公諱以
正厚德孚鄉里遠近推服比之王彥方配錢孺人祖文學翼峰公
諱國棟博學善屬文有聲社會閒配盛孺人繼張孺人父處士允
尊公諱昌榮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配沈孺人前戊午孝廉元英
公女生一子卽先生也側室某氏生一子諱璉先生早喪母五歲
隨允尊公出就館舍自幼莊重有成人之度長而好學不事科舉

性耿介不苟取與表伯某溺水先生救之甦某德之酬以金先生家故貧辭不受復欲佐先生聘幣辭曰婚姻大事禮幣雖薄當自具豈可受助於人楊園先生極稱之述其事以風世先生初爲姚江之學默坐沈心自謂有得一日邂逅王曉庵先生極論儒釋之辨授以近思錄且曰張楊園先生當世眞儒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四方學者宗之如泰山北斗盍往見焉先生聞之喜卽因曉庵謁張先生於楊園正師弟子之禮先生自是遂翻然盡棄異學以爲今得所依歸矣是時楊園倡道東南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一時同志往求年高德劭如烏程淩淦安海鹽何商隱歸安沈石長以及王曉庵嚴穎生諸先生皆多聞博洽氣節偉然先生周旋其間

從容陶淑識益廣學益進氣質渾厚真摯坦白洞澈中外諸先生
雅愛重之而嚴溪張佩蔥爲楊園高弟與先生契最厚庚戌辛亥
館佩蔥家辛亥之秋上書楊園問爲學之方累千餘言懇惻動人
楊園感其誠復書慰諭先生守之不敢忘壬子楊園延先生課其
子移家寓焉夫人潘氏德性溫恭舉止端重館舍湫隘爨室隔簾
箔終歲肅然不聞人聲楊園嘗稱夫人之賢而歎先生之德化爲
不可及已而楊園卒於甲寅之春佩蔥相繼淪喪先生懼師傳之
失墜與弟肆夏接訪遺墨彙輯成編嘉惠後學先生性樸茂不喜
爲文詞教授五十餘年未嘗課舉業一人遊先生之門者雖鄉人
皆循循雅飭以故所至人爭虛席延之然恬淡寡營臨財廉與人

厚所得館穀分贍親戚晚益困環堵蕭然或餽粥不給晏如也人有寸長卽稱道不置有過則陰爲掩覆接人溫然無智愚一待以至誠對之如坐春風遇有志之士則懇懇以身心性命爲勸諄切訓戒至涕淚交下聞者莫不興起菱溪邢復九先生始攻舉子業爲功過格就先生求人譜先生一言悟之卽棄諸生從事正學其曲成後進類如此先生病世之學者徒事空言而不本諸躬行以爲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獨於義理之本源研精極思三十餘年因有會於邵子元會運世之論借以闡明太極圖說極爲詳悉號曰困學編嘗語學者曰余生平有好高欲速之病但於源頭上卻見得徹然先生虛懷下人或與後輩意見不合則遜言謝之曰且更

商量不敢自以爲是也甲寅以後諸老凋喪殆盡先生落落寡交
惟與歙湖吳克軒海昌范愚村及邢復九三先生友善先生故多
病垂暮益憊不能出門庭三先生時刺艇訪焉論心講學則欣然
終日先生無他嗜好惟喜佳山水何先生未沒時嘗從遊兩湖閒
徜徉不能去晚居鴛湖之塘北以古梅修竹自娛尤喜陶公詩興
至輒歌詠不置論者以爲有濂溪康節之風嗚呼先生之學就所
得而論之可謂遠且大矣先生生於庚辰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辛
卯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潘孺人生丙戌九月十一日
卒丙辰九月二十九日榆林處士筠亭公女年三十有一生子一
志仁女一孫男二士毅士爲孫女四先是辛酉三月祔葬潘孺人

於八都研字圩始祖墓之西偏茲以壬辰三月奉先生櫬合焉以梓侍先生久知先生事頗悉屬誌其墓辭不克僭敘其略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先生河嶽精英師門碩果吾道干城誠貫金石行合神明窮高極深一元渾淪遺編彪炳日月爭新胡天不弔喪茲哲人有甯一宮太湖之濱湖山戔戔湖水潏潏厚德無疆寒松翠筠

右墓誌銘陳梓撰

按姚先生字攻玉

李棟

嗚呼人生而不獲師友之益欲望其學之有成豈不難哉昔程子之賢也師濂溪朱子之賢也師延平程朱之門若游楊謝尹諸君子直卿九峯諸先生使不得程朱爲依歸其造道之深未必至於如是是諸賢何幸而得程朱以爲師也余生也晚不及游於古先大儒之門自少時初就外傳家大人延商州李東木先生爲之師是時余六歲先生年七十五余未有知先生亦唯授以四書句讀而已越五年大人升睢州知州余隨之任所而先生畱商州大人別延蘇州計棗邨先生爲余師次年先生以歲貢需次除麟遊縣訓導將之任途中墜馬棄官歸訪大人於睢州官舍大人畱之數

月余見計師好讀世說新語因購得一部乞先生爲加丹黃以便觀覽是時余仍未有知先生亦未有以詔之也至庚辰余年十六頗厭科舉之文有志聖賢正學而不得所從入求之書肆中得近思錄一部日夜披玩不置猶恨無爲之指南者俚俚焉如瞽之行於途而莫之相也會余姊夫齊槐堂自商州來先生寓書於余曰吾子讀書當以六經四子及程朱諸大儒之書爲宗鄉時所購世說新語一書且不必讀讀之恐流入魏晉人簡傲一路不可不慎也余捧書而喜復憶先生在睢署時每觀書之暇輒瞑目靜坐如泥塑人意先生必深有得於道者因槐堂歸商州遂上書先生求示入道之方而先生以書荅余曰吾子札求入道之方余督儒何

足語此然竊有聞也人之一生心爲主故曰天君周程張朱只是敬守此心不令放失吾子但時時提醒此心聲色貨利毫不撓我方寸萬事當前天理澄湛卽此是道卽此是入道之方辭文清做秀才時刻意詩賦後讀通書易解東西銘歎曰此爲入道正路詩賦何爲哉遂焚所作詩賦潛心斯道卒成大儒值權閹橫譖死生不以動心學問勲名一代所推配享孔廟此學者所宜法也嗚呼先生之所以教余者至矣先生之所望於余者深矣自是以來余服膺師訓罔敢失墜乃至今三十七年余之學猶有未成所云敬守此心勿令放失萬事當前天理澄湛者時誦先生之語而滋愧焉茲檢閱舊篋復睹先生遺札不禁捧讀而泣因作述訓一首以

誌不忘繼自今雖以遲暮之年尙當勉之又勉則三十七年以前
有愧於先生之言者庶幾自今以往猶可無負於先生之所以教
與先生之所以望余者也先生名曰棟東木字也本河南魯山人
明末避寇至商州因家焉晚自號睡庵又號鼯鼯老人康熙辛卯
年九十六無疾而卒著詩經古韻余爲授梓行世又有遇母錄一
卷自敘避寇時事云

右述訓胡具慶撰

吳瑗

聖人之道固有行之而不著者未有不行而能知者也不行而知
是明道程子所謂望塔說相輪者也自元明以來科舉法行而後
天下乃有不行之知士子誦四子書粗識其影響依倣摹擬作時
文爲鑒足富貴利達具其於聖人之道終身未嘗行亦終身莫能
知徒以粗識其影響也遂自以爲知反藉以警訾昔人能行之而
真知之者磨牙吮血若國狗之瘕不可嚮邇噫嘻何其妄耶夫能
行之而真知之者宋南渡以來無若象山陸子吾嘗以其學求之
於今蓋三十年而後知有南康千達士先生旣爲文表其墓矣未
幾乃又知有高安吳君豐玉蓋吾所求之三十年而不得者忽得

二人焉豈不異哉吳君諱瑗豐玉其字生而聰穎嗜學年十四卽補弟子員試必冠其同學獨不得與於鄉薦與干先生略同然干先生以歲進士老壽終而君垂歲薦以歿年止四十有八不及一邀朝命則遇爲尤薄已君卒於康熙癸巳距今二十年其孤學山始以狀來乞余文表君墓余方杜門謝客而學山請十反而不止可謂孝矣狀稱君居家善事父母喪祭盡哀敬病世俗禮廢搜禮經昏祭說爲圖解率宗黨行之讀書外無他嗜好晚尤好陸子書嘗有友人勸陸說貽札言陸子近禪異於朱子者君方食投箸起走筆數百言荅之謂陸子於朱子惟論太極無極啟異同之爭耳他如與傅子淵陶贊仲戴少望諸書皆教人切實用功其論禪

則與王順伯兩書具在陸子學焉可誣也至於與趙監句熙載諸書並推服朱子而朱子聞陸子義利之辨天寒汗出且請筆之於簡爲學者入德之方兩公何嘗異哉其生平持論若此非常行之烏能知之又稱易簣時語子弟平生讀書未能見道惟幸此心稍不放逸學問之道無他汝曹勉之然則君蓋終身奉陸子之教者雖未盡窺所蘊抑豈非干先生之亞乎遂書以貽學山俾碣於墓庶科舉之士見之茫然思惕然思不終溺於富貴利達而於道少有聞則君所論爲不朽矣君娶張氏繼朱氏又繼漆氏生子二人長卽學山候選知縣次學海諸生女二人適歲貢生毛熊夢舉人朱璣璣大學士可亭公次子也公深於性命之理與君少同學麗